

顏習齋先生年譜





顏習齋先生年譜

纂 堪
訂 源

李
王

王雲五主編

叢書集成初編

顏習齋先生年譜
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

纂者

李

璩

訂者

王

源

發行人

王

雲

五

印刷所

商

務

印書館

發行所

商

務

印書館

上海及各埠

上海河南南路

上海河南南路

章

八一七

八

(本書校對者童振福)

凡例

一、顏先生年譜。甲辰三月以前。本之先生追錄稿及壻所傳聞。以後皆採先生日記。然日記共七十餘帙。嘉言卓行。不可勝收。又壻守先生省減讀覽之戒。每歲日記。不下七八十葉。壻修年譜。起乙酉六月二十有五。日。訖八月十有二日。除應他事外。一日務完一歲。則其涉獵而錄出者。略亦甚矣。故每言如有再爲修譜者。將其日記節錄。尙可得五六編。編各不同。皆可傳世。亦一快也。

一、二帝三王之道。至孔子而集其成。然秦火以後。興衰割然一分。漢唐之士。抱殘守缺。宋明之士。僞襲僭篡。而聖道幾委于地矣。先生崛起而尋墜緒。全體大用。煥然重明。天心世道。所關非尠。有志者詳諦之。可以興矣。

一、孔子不可得而見矣。然予以爲孔子生知安行。如魯論鄉黨所載。人或尙疑高遠。以爲非中材可以步趨。先生年譜。日日改過。時時省躬。雖愚柔觀之。亦不可托言自諉也。誠爲後人作聖模範。且講道透快。剖陳世故。剴切修己治人之方。皆具於是。

一、先生平居教學。每歎先儒伐異黨同。虛學欺世。一次河北諸儒爲孫徵君祝壽。王五公先生代先生作一詩。後先生以書規曰。祝徵君鄙意也。但某不知而代爲吟咏。則非立誠之道矣。其嚴如此。故今譜先生功過並錄。一字不爲餽飾。以守先生之教也。王崑繩規我曰。詞意非述尊者體。可易而婉之。予曰。謹

受教。然終無曲隱者。

一、先生交游論定者。各附小傳。或謂先生年譜不宜傳他人。然先生會友輔仁之學。見於是焉。故甯贅勿削。

一、是編成。王子崑繩訂之。實裨不逮。然終愧識淺學薄。不足寫狀先生。或再有賜訂者。萬乞無吝金玉。

丁亥七月李塉識

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上

清 李 堪纂 王 源訂

明崇禎八年乙亥三月十一日卯時先生生。

先生姓顏、諱元、字渾然、號習齋、父諱景、博野縣、北楊村人、蠡縣劉村朱翁九祚養爲子、遂姓朱、爲蠡人、妻王氏、孕先生十有四月、鄉人望其宅有氣如麟、忽如鳳、遂產先生、啼聲甚高、七日能翻身、適園整井、因乳名曰園兒、數月後、母瘡損一乳、乳缺、朱媼抱乞嫗鄰嫗、不得、則與朱翁嚼棗肉、胡麻薄餅、交哺之、先生頂圓、後一回、髮少年甚長、晚歲尺許、面方腴少、紅白色、晚蒼赤、隱白、顴微峙、準方正而鉅、孔有毫、睛黑白分、中年病目上瘡、左目遂眇、然卒視之若目睛如故者、左眉下瘡痕、如橫小棗核、眉晚出、毫三五耳、有輪郭、珠垂、額豐博、橫有紋、天庭一回、大指頂口方正、有髭、豐下、鬚約四寸左右、髯五六株、兩輔各一志、生毫二寸餘、身五尺、胖白、手紋生字、掌紅潤、舌有文曰中、足蟬翅、文甚密、其言中行、潔之象乎、朱翁號盛軒、有才智、少爲吏、得上官意、滄桑變、偕衆守蠡城、及劉村有功、妻劉氏無出、父景、形貌豐厚、性朴誠、膂力過人、愛與人較跌、善植樹、

丙子二歲

丁丑三歲

戊寅四歲

冬。畿內警。兵至蠡。先生父不安於朱。遂隨去關東。時年二十有二。自此音耗絕。

己卯五歲。

朱翁爲兵備道稟事官。移居入蠡城。

庚辰六歲。

崇禎十三年。歲凶。人相食。朱翁納側室楊氏。

辛巳七歲。

朱翁爲先生訂張氏女爲室。女長先生一歲。博野王家莊李芳潤女。因亂棄野。蠡人張宏文收爲女。至是宏文爲道標巡捕官。故聯姻。

壬午八歲。

就外傅吳洞雲學。洞雲名持明。能騎射劍戟。慨明季國事日靡。潛心百戰神機。參以己意。條類攻戰守事宜二帙。時不能用。以醫隱。又長術數。多奇中。蓋先生之學。自蒙養時卽不同也。

癸未九歲。

朱翁時以錢給先生。令買餅餌。先生俱易筆。

甲申十歲。

三月。賊李自成陷京師。烈皇帝殉社稷。五月。大清兵入。是爲順治元年。先生嘗言曾戴藍絨晉巾二頂。

明之服色也。

乙酉十一歲。

始學時文。朱翁側室楊氏生子晃。

丙戌十二歲。

吳師洞雲納婢生子。妻棄之櫪下。先生連血胞抱至家。告朱媼。劉乳之。吳妻怒。捶其婢。婢逃。復道之。朱家匿之。乃緩頰洞雲夫妻。卒還養子。遂成立。然終以吳妻怨怒。不得從吳遊矣。母王氏改適。

丁亥十三歲。

蠡生員蔣爾恂。明戶部主事蔣範化子也。以衆入城。殺知縣孔養秀。稱大明中興元年。朱翁挾先生辟之博野。爾恂東略河間。衆敗遁去。乃還里。從庠生賈金玉學。

戊子十四歲。

看寇氏丹法。遂學運氣術。見斥奸書。知魏闔之禍。忿然累日夜。恨不手刃之。

己丑十五歲。

娶妻不近。學仙也。

庚寅十六歲。

知仙不可學。乃諧琴瑟。遂耽內。又有比匪之傷。習染輕薄。朱翁爲先生謀賄入庠。先生哭不食曰。寧

爲眞白丁。不作假秀才。乃止。縣試策問弭盜安民。先生對略曰。淫邪情肆。身之盜也。五官百骸。身之民也。弭之者。在心君。心主靜正。則淫邪情肆不侵。而四體自康和矣。亂臣賊子。國之盜也。士農工賈。國之民也。弭之者。在皇極。皇建其極。則亂賊靖息。而兩間熙皞矣。縣幕客孫明明大奇之。試四書文亦異。迎見如上賓。騎遇輒下。朱媼之母王氏患瘡。先生日爲拭血穢不倦。後卒。祭其墓者二十年。

辛卯十七歲

浮薄酣歌如故。冬。會友夜讀書。二三過輒不忘。

壬辰十八歲

習染猶故也。然无外欲。雖邪媚來誘。輒峻拒之。

癸巳十九歲

從賈端惠先生學。習染頓洗。而朱翁以訟遁。先生被繫訊。作文倍佳。端惠喜曰。是子患難不能亂。豈凡人乎。一日役繯之行。遇妓揖不顧。役曰。此而敵所戀者。盍求之解。先生笑不答。大書其前室曰。養浩堂。未幾入庠。諱邦良。訟解。因思父悲不自勝。端惠名珍。字襲什。蠡庠生。幼有文名。長莊慤。厭蠡城紛囂。棲西北野。從而居者廿家。因名廿家莊。攝邑篆劉公。請見不往。懸扁餽儀以致之。亦不往。及釋任去。乃往謝。一姻屬捕廳有訟。艱包苴。曰。聞汝賈文學嫻也。持渠隻字來。卽免。端惠笑曰。必令嫻有進。寧貸之財耳。字不可得也。禁及門結社酣歌。及子弟私通饋遺。先生遵其教。故力改前非。及卒。先生爲持心喪。

五月私諡曰端惠先生。

甲午二十歲。

訟後家落。告朱翁曰。時輩招筵構會。從之喪品。不從媒禍。且貧不能搢城費。不如旋鄉居。翁遂返鄉。以年邁。日費盡責之先生。先生身任之。耕田灌園。勞苦淬礪。初食葛糲。如蒺藜。後甘之。體益豐。見者不以爲貧也。與鄉人朱參兩彭恆齋趙太若散逸翁父子友。參兩名湛。端謹士也。恆齋名士奇。頗有學。先生嘗與究天象地理及兵略。初負節高尙。後技癢。以拔貢。康熙四年授長洲令。厲禁婦女游虎邱。欲有爲。終累繁劇。失官卒。太若少學。問麤直。先生每謂其能攻己過也。而友之。散逸翁姓彭。名之炳。能詩字善飲。爲莊老學。子通亦如之。更工畫。雖極貧困。夷然無累也。炳弟之燦。甲申後棄家出。南遊蘇門。至順治戊戌。謂孫徵君高薦馨曰。吾不願生矣。遂坐餓死於百泉之嘯臺。

乙未二十一歲。

閱通鑑忘寢食。遂棄舉業。雖入文社。應歲試。取悅老親而已。

丙申二十二歲。

元日望東北四拜父。大哭慟。作望東賦。以貧爲養老計。學醫。

丁酉二十三歲。

見七家兵書悅之。遂學兵法。究戰守機宜。嘗徹夜不寐。技擊亦學焉。源按宋儒不知兵。以橫渠之才。一

講兵法。卽爲范公所斥。其屈於遼夏。辱於金元。不亦宜乎。先生初學未幾。卽學兵法。此所以遠邁宋儒。直追三代。經世之學也。

戊戌二十四歲

始開家塾。訓子弟。王之佐彭好古。朱體三從遊。名其齋曰思古。自號思古人。謂治不法三代。終苟道也。舉井田。封建。學校。鄉舉里選。田賦。陣法。作王道論。後更名存治編。好古父通。號雪翁。以往來孫徵君。刁文孝間也。時作道學語。先生問之。乃出薛文清王文成蔡文莊指要及陸王要語。復言孫刁行蹟。先生深喜。陸王手抄要語一冊。漸爲人治疾。

己亥二十五歲

三月初六日。將之易州歲試。生子名之曰赴考。抵易。訪王五修於山廠。訂交。五修名之徵。保定新安人。孫徵君高足。安貧志道。自號尋樂子。作大盒歌。略曰。盒誠大兮誠大盒。大盒中兮生意多。此中釀成盤古味。此中翻爲叔季波。興亡多少藏盒內。高山拍掌士幾何。此處就有開匣劍。出脫匣外我婆娑。小盒歌。略曰。盒誠小兮盒誠小。小盒生意亦不少。箇中錦繡萬年衣。就裏佳餚千古飽。如何捧定無失卻。如持盈御朽索。忽而千里向誰覓。返而求之惟孔老。識得孔叟便是吾。更何乾坤不熙皞。嗚呼失不知哭。得乃知笑。

庚子二十六歲

得性理大全觀之。知周程張朱學旨。屹然以道自任。期於主敬存誠。雖躬稼胼胝。必乘閒靜坐。人羣譏笑之。不恤也。一日朱翁怒不食。三請不語。大懼。辟席待罪。又祇請。呵曰。汝棄身家耶。蓋聞人議先生不應秋試也。謝曰。卽赴科考。遂入京。寓白塔寺椒園。有僧無退者。大言曰。念經化緣僧。猶汝教免站營財秀才。參禪悟道僧。猶汝教中舉會試秀才。先生曰。不然。吾教中中舉會試秀才。正是汝教念經化緣和尚。吾教自有存心養性秀才。僧又侈誇佛道。先生曰。只一件不好。僧問之曰。可恨不許有一婦人。僧驚曰。有一婦人。更講何道。先生曰。無一婦人。更講何道。當日釋迦之父。有一婦人。生釋迦。才有汝教無退之父。有一婦人。生無退。今日才與我有此一講。若釋迦父與無退父。無一婦人。並釋迦無退無之矣。今世又烏得佛教。白塔寺上又焉得此一講乎。僧默然頰首。踰日復來。先生迎謂之曰。無退參禪悟道。連日何輕出禪關也。曰。僧之削髮師。卽生父母。參禪師。卽受業師。今憫衆寺和尚某。削髮師也。將歸西矣。貧無葬具。力募竣事耳。先生曰。吾知汝不募緣久矣。今乃爲卽生父母破戒。非卽孝親之意乎。曰。然。僧紹興人。因詰之曰。紹興有父母否。曰。無。有墓否。曰。有。孰拜掃乎。曰。有兄。先生曰。卽生父母。尚多一卽字。遂破戒以盡孝。眞父母宜何如。乃舍其墓於數千里外而不省。舍汝兄於數千里外而不弟。此際不當一思歟。僧俯首泣下。長歎曰。至此奈何。曰。未晚也。足下年方富。返而孝弟何難。先生行後。無退南歸。設教於西五夫村。徐之琇等從遊。

辛丑二十七歲。

先生晝勤農圃。夜觀書史。至夜分不忍舍。又懼勞傷。二念交爭久之。嘗先吹燭。乃釋卷。祁州刁非有以母壽托彭雪翁求詩先生。因兩書問學。俱有答書。入祁拜謁。得其所輯斯文正統。歸立道統龜。正位伏羲至周孔。配位顏曾思孟。周程程張邵朱外。及先醫虞龔。非有名包。祁州人舉天啓丁卯鄉試。嘗曰。作時文。不作古文者。文不文。作時人。不作古人者。人不人。甲申間變。設烈皇帝主於所居之順積樓。斬衰朝夕哭臨。闕命敦趣。七書拒之。幾及難。遂不仕。孝母。研程朱學。蔚州魏敏果公象樞甚重之。月送日記求正。所居立益友龕。朔望拜。及卒。江南高彙旃等公呈當道。入主東林道南祠。五公山人私謚曰文孝。

壬寅二十八歲。

時爲康熙元年。與郭敬公汪魁楚等十五人。結文社。立社儀。至日夙集。社長焚香。同拜孔子。四起分班。長東幼西北上再拜。遂列坐。各據所聞。勸善規過。或商質經史。訖乃拈題爲文。先生嘗言敬公端恪。不面折過。禮畢。嘗祕授一小卦。規失。敬公構文好步思。先生或對衆有溢語。輒遙讀曰。願无伐善。先生深投好。爲子赴考。聘其次女。敬公名靖共。蠡庠生。通州任熙宇聞先生名。寄書言道不外飲食男女。應事接物之間。惟在變化氣質。力行不倦。先生答書云。君抱蕭曹之才。兼慕孔孟之道。以其長刀筆也。熙宇又書至曰。凡譽人失實。卽己身離道。僕之驚下。輕誣以蕭曹。卽道丈須臾之離道。先生展書。竦然感佩。每向人道之。後復書至。規先生進銳恐滋退速。

癸卯二十九歲

朱翁及側室楊子晃。與先生日有間言。先生不知其父非朱氏子。第以爲翁溺少子耳。奉翁命與朱媼劉別居東舍。盡以南王滑村民田讓晃。劉病劇。先生禱神求假壽。跪伏昏仆。忽聞空中聲若大鼓者六。病頓瘳。日之西舍。事翁如常。作文社規。勉會友共力聖道。作求源歌示門人。略曰。六經註腳。陸非誇。只須一點是吾家。廿史作鉞。經作鉞。誠敬桔槔。勿問歇。去層沙壤。又層泥。滾滾源頭。便在茲。漑田萬頃。均沾足。滌盪污塵。如洗卮。小子勿驚言太遠。試爲闕塞負一畚。辛未年後。先生追錄之。識曰。此與大小盒歌。乃予參雜於朱陸時所作也。幾許虛憍。幾許幻妄。周程所謂孔顏樂處。陸王所謂先立其大。致良知。與釋氏之洞照萬象。自謂極樂世界者。想皆以此也。一追憶之。堪羞堪恨。使當日而卽死也。豈不爲兩間妄誕之鬼哉。堯舜周孔。自有正途。錄之以爲同病者醒。而彼三途者。亦不得以此誤人矣。聞王法乾焚帖括。讀經。投佛像於井。居必衣冠。率家衆朔望拜祖祠父母。相其生母拜嫡母。人曰癡。先生曰。士皆如此癡。儒道幸矣。馳書獎之。後又聞法乾自稱真武化身。曰。此則無輔而癡矣。乃先達信十二月齋戒三日。廿六日往拜之。王子法乾名養粹。蠡之北泗人。少狂放。十六歲入定州衛庠。嘗以文事從先。孝愍於會。孝愍語以道。迄年十九。奮然曰。不作聖。非人也。遂取所讀八股焚之。誦五經。依朱文公家禮行禮。先生聞之。納交。爲日記。十日一會。考功過。及後。先生悟周孔正學。王子終守程朱。後亦移其說曰。程朱固一家學問耳。每會。二人規過辨學。聲色胥厲。如臨子弟。少頃。和敬依然。大約先生規王子

腐曠。而王子規先生以流雜霸也。初王子志聖學。力於行。習禮習射習舞。退食輒令門人站班。高聲歌戰戰兢兢。如臨深淵。如履薄冰。王子竦起拱聽乃退。已連遭妻子喪。心頗冷。因嗜南華。至謂孔學亦佳。有益於中人。先生力攻之。數年乃出生。生平以明理爲學。自慊爲驗。於非道事。非道人。收視靜坐。不屑一睇也。或盜其柴曰。吾欲周之。非渠盜也。糧被竊。人以告曰。不我竊。當誰竊者。遭祲絕炊。忻然曰。今乃得貧之益也。嚮家人不勤。比皆力操作矣。一驢死曰。吾每念命蹇。牛或斃。天乃斃驢而不斃牛。幸也。其善處拂逆類如此。

甲辰三十歲

正月四日。王法乾來答拜。約十日一會。會日焚香拜孔子四。乃主東客西再拜。主人正客座。客一拱。主人下同客揖。客爲主人亦然。乃就坐。質學行。勸善規過。三月與王法乾爲日記。先生序之曰。月之十七日。法乾王子謂予曰。邇者易言。意日記所言。是非多少。相見質之。則不得易且多矣。予曰。豈惟言哉。心之所思。身之所行。俱逐日逐時記之。心自不得一時放。身自不得一時閒。會日彼此交質。功可以勉。過可以懲。王子喜。於是爲日記。四月行家禮。朔望隨祖拜先祠四。拜祖父母四。東向拜父四。元旦冬至則六拜。拜先聖孔子四。拜炎帝黃帝四。以行醫也。日寅起。掃先聖室。揖。掃祖室。祖母室。昏定晨省。揖出告。反面揖。經宿再拜。五日以往四拜。院亦自掃。有事乃以僕代。躬耕耨灌園鋤賣。暇則靜坐。五月定。每日躬掃室。令妻掃院。晨昏安祖枕衾。取送溺器。冬炙衣夏扇。進祖食必親必敬。妻供祖母枕衾飲食。終

日不去衣。冠讀書。必端坐。如古人面命朔望前一。日齋戒。勉力寡慾。十五日起甚。早行禮。畢靜坐。觀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。覺和適。修齊治平。都在這裏。源按宋儒靜坐。與二氏何殊。先生當日原遵此學。後乃能脫去窠臼。直追孔孟正傳。豈不異哉。柳下坐記曰。思古人引僕控矚。披棉褐。馱麥里。左僕稌。獨坐柳下。仰目青天。和風冷然。白雲聚散。朗吟程子雲淡風輕之句。不覺心泰神怡。覆空載厚。若天地與我外。更無一物事。微閉眸觀之。濃葉蔽日。如綠羅裏寶珠。精光隱露。蒼蠅繞飛。聞其聲不見其形。如躋虞廷。聽九韶奏也。胸中空焉洞焉。莫可狀喻。孔子疏水曲肱。顏子簞瓢陋巷。不知作何心景。今日或庶幾矣。所愧學力未純。一息不敬。卽一息不仁。一息不仁。卽一息不如聖。不如天。以當前卽是。否。如隔萬重矣。吾心本體。豈易見也哉。雖然。亦可謂時至焉矣。一時之天。與一日一月一歲之天。有以異乎。密克復之功。如天之於穆不已。豈不常如此時哉。辛未復自錄而識之曰。暑月被棉馱麥。貧且勞矣。猶能自娛。不謂之窮措大微長不可。然卽生許多妄想。爲如許大言。嘗論宋儒之學。如吹猪膀胱。以眇小爲虛大。追錄之。自懲自勉也。堪以爲此禪悅也。而宋儒誤以爲吾心之仁體。聖學之誠敬。所謂主一無適。灑落誠明者。皆此也。是指鹿爲馬矣。存養遂岐於異端矣。豈祇虛大哉。約王法乾訪孫徵君。以事不果。徵君名奇逢。號鍾元。容城人。成童卽交定興鹿忠節公善繼。道義氣節共淬磨。十七歲舉鄉試。居憂廬於墓。時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爲魏璫所陷下獄。徵君與鹿忠節公父正。張果中藏匿其子弟。釀金謀完擬賊。時稱三烈士。鼎革後。移居輝縣之夏峯。鹿忠節公夙與徵君講學。宗姚江。及後徵君過東昌。

訪張司空鳳翔。鳳翔主晦庵。徵君遂著論調和朱王。而接人樂易。道量甚廣。兼以氣誼鼓舞天下。故從遊者甚衆。明清間徵聘者累次。皆不就。天下稱之曰孫徵君云。六月與王法乾纂灑掃應對進退儀注。作勺詩舞節。按勺詩舞節。塏從學時。先生以儀節未備。亡其稟。塏後輯勺歌舞儀。具小學稽業。時往隨東村看嫁母。夜聞風雷。必起坐。食必祭。閏六月朔望。偕妻行禮。已而夫妻行禮。身南面起拜。再妻北面不起拜。四。八月九日。欲視非禮。忽醒遂止。往耕田。行甚敬。日雞鳴夙興。二十二日。妻不敬。愧無刑于之道。自罰跪。朱媼命起。妻亦悔過乃起。自勘過。易怒多言。九月三日晚坐側。覺卽正坐。又躡履行。覺卽納。定日功。若遇事寧缺讀書。勿缺靜坐。與抄家禮。蓋靜坐爲存養之要。豕禮爲躬行之急也。朱翁疾。禱於醫神先祠。自此時病。藥餌服食。竭力將以敬。同王法乾訪五公山人問學。五公山人王姓。諱餘佑。字介祺。保定新城人。父行昆弟皆宦於明。少有才譽。長念明季多故。乃讀孫吳書。散萬金產結士。甲申。闖寇據京師。遂從父延善及從兄餘厚。兄餘恪。弟餘嚴。雄縣馬于等起兵討賊。破雄縣新城容城。誅其僞官。已而賊敗。清師入。衆散。隱居五公山雙峯。每登峯頂。慷慨悲歌。泣數行下。益博讀書。尤邃於韜鈴。嘗集廿一史兵略爲此書十卷。曰兵行先知所向。曰兵進必有奇道。曰遇敵以決戰爲先。曰出奇設伏。曰招降。曰攻取必於要害。曰據守必審形勝。曰立制在有規模。曰兵聚必資屯田。曰克敵在無欲速。又著通鑑獨觀工詩字。豪氣清風。見者傾倒。入蠡城。晤張鵬舉文升。與論通鑑。勉以實修於內。勿尙發露。內子歸甯。返塗失銀花。問曰。反面禮行否。朱媼云。失銀花不憚。何行。曰。